

(美) 莫提默·J. 艾德勒 著

How to  
Speak

How to  
Listen

# 如何听 如何说



 商務印書館

# 如何听 如何说

〔美〕 莫提默·J. 艾德勒 著

吕捷译

商务印书馆

200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如何听 如何说/[美]艾德勒著;吕捷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8

ISBN 978-7-100-05700-4

I. 如… II. ①艾…②吕… III. 人间交往—语言艺术 IV. C9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7112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如何听 如何说

[美] 莫提默·J. 艾德勒 著

吕捷 译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5700-4

---

2008年5月第1版

开本 700×1000 1/16

200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7 1/4

印数 5 000 册

定价: 30.00 元

# 目 录

## 第一篇 前言

- 第一章 学校里不曾传授的技巧 ..... 3
- 第二章 个体与群体 ..... 11

## 第二篇 连贯的发言

- 第三章 “少来哗众取宠这一套!” ..... 19
- 第四章 “买卖话儿”,及其他形式的说服力发言 ..... 27
- 第五章 讲课,及其他形式的教育性发言 ..... 46
- 第六章 发言的准备和付诸实践 ..... 67

## 第三篇 不出声的听

- 第七章 用心去听 ..... 83
- 第八章 边听边记,及事后整理 ..... 97

## 第四篇 双向交流

- 第九章 问答环节:讨论 ..... 111
- 第十章 对话方式面面观 ..... 122
- 第十一章 如何让对话更有益、更愉快 ..... 132
- 第十二章 精神的沟通,心灵的交会 ..... 154

2 如何听 如何说

第十三章 研讨课:讨论中的教与学 ..... 163

### 第五篇 尾声

第十四章 对话与人生 ..... 177

### 附 录

附录一 哈维·库欣纪念演讲 ..... 197

附录二 阿斯本高级讲座课十二讲综述 ..... 223

附录三 青年研讨课——基础教育的根本 ..... 265

#### 言文训诂卷 第二卷

01 ..... “!查一益要取众物来心” 第三章  
73 ..... 言文训诂卷内九讲训其及,“具而委天” 第四章  
04 ..... 言文训诂卷内九讲训其及,附讲 第五章  
70 ..... 训诂卷内九讲训其及,附讲 第六章

#### 训诂卷出不 第三卷

88 ..... 训诂卷出不 第七章  
90 ..... 训诂卷出不 第八章

#### 训诂卷内 第四卷

111 ..... 训诂卷内 第九章  
131 ..... 训诂卷内 第十章  
135 ..... 训诂卷内 第十一章  
121 ..... 训诂卷内 第十二章

第一篇



前 言



## 第一章 学校里不曾

### 传授的技巧

#### 1

你知道如何才能与他人沟通吗？而对方又是怎样回应你的呢？

哭泣、脸部表情、手势，或者其他肢体信号，有时候这些就足够了。可是，说到底，语言才是最常用到的办法——表达的一方靠了说和写，接收的一方是靠了听和读。

语言的这四种功用，形成两对平行组合：读和写是一组；相应地，听和说是一组。显而易见，每一对中的双方是互补关系。要是没有人读，写下的文章就一无用处；而要是没人听你说话，那你说来说去岂不成了对牛弹琴？

所有人都得承认，总是有些人要比别人更会写；不管是天生如此，还是后天训练得来，又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总之，这些人写起来就是比别人略胜一筹。可是，就算是再会写的人，如果碰上个不会读的人，那么也是枉然。我们都明白，读的能力要靠后天训练；我们也都同意，有些人就是要



比别人更会读。

听和说的道理与此相同。也许有些人天生禀赋过人，就是比别人更擅长于口头表达；不过，要想使这种天赋得到充分发挥，就必须得到后天训练。同样，要想在听的方面有过人本领，要么靠天分，要么必得靠后天训练才能获得。

这四种截然不同的表现形态，是人与人之间进行思想交流的过程中所必不可少的，而要想把这种交流的过程进行得顺畅，就需要全面培养好这四种能力，缺一不可。那么，你上学的时候，老师到底教过你其中的哪几种能力呢？现在，你的孩子在学校里又学过几种呢？

你也许毫不迟疑就能给出答案：老师教过你如何读和写；同样，你的孩子们也在学习如何读和写。你会马上又补充一句：虽然学校中提供的这些训练远不能尽如人意，但是至少在小学里，对读和写的相应指导还是有的。

对写的指导甚至还持续到基础教育阶段以上：一直到高中，甚至到大学一二年级，还会有写作方面的课程。可是，对读的指导，则基本上随着小学阶段的结束也停止了。当然，这是不应该的，因为小学阶段所学到的那些读的能力，是根本不够的，是远远达不到深入理解优秀著作所需要的阅读水平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四十年前就写了《如何阅读一本书》这样的书，目的就是为了给提高阅读能力，提供一些初级水平以上的指导——也就是开设一门在我们的中学和大学里都学不到的课程。

而对说的指导又是怎样呢？我想，根本没有人记得，在小学里接受读、写训练的同时，也接受过说的训练。也许有

些高中和大学里会开设所谓的“公共演说课”，也会设置一些课程，以帮助那些有话语障碍的人；但是，一般来说，根本就没有关于一般说话技巧的课程。

听的情况又如何呢？世界上有哪个人接受过听的训练吗？大家都以为，听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不需要任何训练；这样的看法是多么可笑呵。全世界没有任何一种教育体制中，开设过帮助人改进听力的课程——也就是最低限度的、听懂别人说话的水平，使人际交流的循环能平衡往复；这样的状况又是多么令人可叹呀！

造成这种既可笑、又可叹状况的原因是，听和说这两样没人传授的技巧，其实要比读和写更难学、也更难教。我完全了解情况为何如此，并马上会为您揭晓答案。

常听到的是，很多人会义愤填膺地抱怨，中学甚至大学毕业生所达到的读、写水平实在是惨不忍睹，却很少听到有人抱怨这些学生的听、说水平。然而，不论这些中学生甚至是大学生的读、写水平如何差，他们的说的水平还要比这差得多，而听的水平则是最差了。

## 2

在谷滕堡发明印刷机以前的遥远年代里，听和说在一个人一生的教育中，其重要性要远远超过读和写。必得如此，因为那时还没有印刷品，手抄本的书籍也只有极少数人才见得到，而这一小部分人都受过某种形式的教育——有些是私塾，有些是古式学堂，也有些是中世纪的大学——他

们都必得靠着对老师讲的话洗耳恭听，才学得到知识。

在中世纪的大学里，老师也被称作是“讲师”，但是，与今日所用的“讲师”这个词，意义却大不相同。那时的课堂里，只有老师才拥有一部课本的手抄本，其中记录着要向学生传授的一切知识和理解。从“讲座”这个词的词源可以得知，讲课的形式包括大声朗读一篇课文，同时，还伴有对所念课文的滔滔不绝的讲评。不管学生能够学多、学少，他们的一切所学，都是靠听来的；因此，他们听得越仔细，也就会学得更多。

在牛津、剑桥、巴黎、帕都瓦和科隆的那些中世纪的著名大学里，基础教育必定包括对一些技艺和技巧方面的训练，也即古人所谓“文科七艺”。这些技艺一方面包括语言运用中的各种技巧，另一方面则包括算术运算，以及符号运用的各种方法。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都认为——而中世纪的那些大学对这两位哲人的理论是深信不疑的——语法、修辞和逻辑这类科目，是学好语言、有效运用听、说、读、写的基础；而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这类课程，则是学会丈量、统计和估价的基础。

以上这七种文科科目，就是中世纪大学生在获得本科学士学位以前，一定要通过的课程。“学士”这个字眼儿，根本和“未成家的男人、对婚姻大事一窍不通的愣头青”这层意思无关，而是代表这些人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启蒙，能够从此踏入知识的殿堂，继续完成大学高年级的学业，进修法律、医学或者神学方面的课程了。

这样看来,在古代,学士学位只是一纸“开窍”证书,只是一张通往高深知识殿堂的通行证而已。它不但根本代表不了,学位的持有者已经是学业有成,而且也只是能证明,学位持有者算是具备了一定的学习能力,学会了一些学习技巧——使用语言的技巧,以及使用其他符号的技巧。

今天,也有不少人张口闭口就喜欢谈论“文科七艺”或者“文科教育”,可是,却对其在古代及中世纪教育体制中的基础教育阶段所含的内容和所起的作用,一无所知。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在现代的发展过程中,文科教育的传统早已经从学习的过程中,彻底消失了。

要是有人翻开美国 18 世纪教学机构中的教学大纲看一看的话,就会发现,其中还包括语法、修辞和逻辑诸科目,因为这些在当时,仍然被视为语言运用中的技巧——即使不包括听,也仍然包括了说、读、写。

可是,等到了 19 世纪末叶,却只剩语法课还保留了下来,修辞和逻辑课则不再是基础教育的组成部分了;而到了 20 世纪,就连语法课也慢慢地销声匿迹了,现在,则只剩下了一些残余遗迹而已。

现在,基础教育中的文科教育早已被单一的英文课所取代。小学里的阅读课、小学和高中里的写作课,都是由那些英文老师来教的。很可惜的是,更高一级的写作课,大多都炫耀自己是属于“专业作家创作学习班”性质的课程,而不是以传递思想——观点、知识或者理解——为目的的一般性写作课。也有些学生上过一些公共演说课,但是,这却远远够不上培养出众口才所需的全面技巧。而正如我前面

已指出的那样,根本没有谁接受过听的训练。

### 3

有些爱发牢骚的人说,我们现在中学、大学的毕业生,他们的读、写水平实在是太差了。殊不知,这些发牢骚的人错误地以为,只要改掉了这些不足,就会万事大吉了。他们以为,一个人只要读、写合格了,那么,自然就会听、说合格了。而其实,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理由很简单:听、说是与读、写性质根本不同的两回事。这种不同的性质造成的是,学好听、说,比学好读、写,要难得多。下面,容我将理由一一道来。

表面上看来,听、说是与读、写完全平行的。两组词都涉及语言的运用,涉及一人把自己的思想传递给另一人,以及另一人对此作出回应。同样的一个意思,假如一个人能写得明明白白,为什么就不能同样说得干脆利落呢?假如一个人能读得清清楚楚,为什么就不能做到不听得糊里糊涂呢?

这其中的症结正在于,口头交流具有流动性与流畅性。我们总是可以重温读过的东西,再读第二遍,以达到彻底的理解。阅读理解是可以无休止地改进提高的,只要一遍又一遍地去读就行了。我在日常读名著时,就是这么做的。

写作的时候,我们也总能修改、完善已经落笔的草稿。作家可以做到的是,只要他对作品尚不十分满意,他就可以暂时不发表自己的作品。我在写书或者写其他文章的时

候,也是这么做的。

无论是读、还是写,其关键要了解的技巧,是关于读、写的提高,而在听、说的过程里,却无所谓提高的问题,因为听、说是像表演艺术那样稍纵即逝、捉摸不定的。读、写却并非如此,而是更像绘画和雕塑的艺术那样,具有永久性。

设想一下我们所熟知的这些表演形式:演戏、跳芭蕾舞、吹、拉、弹、唱,或者指挥乐队。所有这些形式均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一旦一场演出结束了,它就无法改动了。虽然艺术家完全可以在下一场演出中有所改进,但是,他在台上的时候,其表演则是一锤定音。当大幕缓缓落下时,一切就结束了——演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了,再也无法挽回了。

听、说的情形与此完全相同。说出的话总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不能像写下的文章那样,可以改了又改。与写不同,正在说的话是无法补救的。一边说、又一边收回自己的话,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造成更大的困惑,还不如不改口呢。

当然,事先准备好稿子的演讲,在向人宣读之前,是可以改的;那时,演讲稿还只是一篇文章而已。而即兴演说或者临场发言则不在此列。

也许,在下一场演说时,我们可以比上一场发挥得更好,可是,在演讲的那一刻,我们发挥到哪个地步,就是哪个地步了。同样,也无法临场改变听的效果;当时听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作家还可以期望着,自己的读者会花很多时间去理解自己书中的观点,可是,说话的人则无法抱这样的希望了。他必须精心设计自己要说的话,使别人第一次听到它的时

候,就能最大限度地理解自己的想法。而听和说的时间是相等的:两者同时开始、同时结束。读和写,却都没有时间的限制。

#### 4

正因为听、说与读、写这两组概念之间有如此大的差异,所以,我在出版了《如何阅读一本书》之后,并没有立刻再写一部教人如何去听的姊妹篇。这一等就是四十年;现在,实在不能再等了,因为我已经越来越深切地感到,人们在听这方面的缺陷,是多么普遍和常见。

往往,每当人们在提到改进读的同时,势必要同时谈到如何改进写。这也正是我在《如何阅读一本书》中的做法;当然,其中更有一个原因,即,我书中主要谈的,是如何读那些最优秀的名家名著,而这些名著自然都是文采飞扬的。

可是,当我们由写转向口头表述时,情况就不同了。读和写可以是分开来教的;我们在学校里就是分别上阅读课和写作课。在听、说上则做不到这一点,首先,就因为最常见、最重要的听、说方式是谈话或对话,这些都是同时包括说话者和听者的双向活动。

那种不受干扰的演说还是可以单独教的,因为这种表演技巧不需要听的技巧,就可以获得。同样,不出声的听也是可以单独教的,因为它不需要说的训练,就可以实现。可是,要想掌握对话技巧——即谈话或者讨论中的技巧,那么,就必须同时学习如何听、如何说了。

---

## 第二章 个体与群体

---

与他人进行思想交流，既可以是由个体完成，也可以是由群体完成。这和我们怎么打发掉休闲时光的情形是一样的：我们或者是一个人享受清闲，或者是和别人在一起，相伴着消磨时光。

当人与人进行思想的碰撞时，却好像总是群体的，而不是个体的；思想中的个体行为，似乎仅限于那些不涉及他人思想的活动，如研究大自然的现象、考察社会制度，或者探索过去以及预测未来。

当然，读和写可由个体完成，实际情况也往往如此——人们总是在宁静的书房中、在书桌上或是扶手椅中，读书、写字。虽然写作是我们拿自己的思想去与他人的思想进行碰撞的过程，但是，这并不能表明，写作是种群体事件。阅读也是同样的道理：通过作家笔下的文字，我们得以了解他的思想，但这并不代表阅读是种群体活动。



因此,一般来讲,读、写都属于个体活动,听、说则与此恰恰相反:它们只能是群体活动,而绝不能是个体的活动。听、说的进行一般总是要有他人在场:说的人是向在现场倾听他说话的听众说着话,而听的人也是在听现场的某个人说话。这正是使听、说比读、写更复杂的原因之一——这一点让听、说更加难以驾驭,难以保证它们言之有物、听得进去。

尽管听、说必定总是群体行为,但是,其群体特征也有萎缩退化或者高度强化的可能。当在场的听、说双方中有一方受到压制时,就会产生这一群体功能的萎缩退化,其表现出来的特征,就是那种连贯性的发言,以及一群默不作声的听众。这种方式很像是单向交通的道路,所有的车都是往一个方向开的。

与此类似的情形还有:公开演讲、向董事会或者委员会汇报工作、老师给学生上课、竞选官员向选区居民发表政治演说、在晚宴上滔滔不绝地致辞以哗众取宠,等等。这些都是单行道的变异。

现在,因为有了电视,公开演讲、讲座和政治演说这类连贯性的发言,不但大行其道,而且更是将其默不作声的听众,遍布到世界各地;唯一不同的是,只要那些默不作声、听别人长篇大论的听众以及演讲者,都同时在场的话,那么,单向道总是随时有可能变成双向道的——只要不出声的听众向演讲者提出几个问题,或者就演说中的某一点发表一下自己的感想,以引起更多反响,就行了。可是,一旦有了电视,那么,坐在电视机前的那些无声听众,可就没有这种